

SERGE JACQUEMARD

FLAQUES
ROUGE SANG AUTOUR
DE LA
MAISON-BLANCHE
白宫周围的
血洼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〔法〕雅克玛尔著、晓旭译

封面设计 靳 斌

责任编辑 李 洁

Serge Jacquemard
FLAQUES ROUGE SANG
AUTOUR DE LA MAISON-BLANCHE

Editions FLeuve Noir, Paris, 1976

白宫周围的血洼

[法]雅克玛尔著
晓 旭 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杭州武林路 25号)

浙江省良渚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0.25 插页2 字数222000 印数00 001—40 003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 5339 0024 3/1-23

统一书号: 10317·390 定 价: 1.90元

内 容 提 要

在通往白宫总统宝座的道路上，充满着阴谋、诬陷和凶杀……

这部小说以亿万富翁葛丽娅参加总统竞选展开情节。为了挤上总统宝座，她绞尽脑汁，耗尽财力，在黑社会头目的操纵下，一步一步接近目标。岂知就在稳操胜券之时，灾祸突然降临，她被害身亡。谁是竞选的胜利者？小说到此戛然而止，给读者留下思索的余地。

小说情节曲折，在与葛丽娅竞选总统的同时，展开另一条线索：职业刺客哈利为了替人复仇，受雇进行了一系列暗杀活动，对手纷纷倒在他的脚下。两条线索交替发展，扑朔迷离，最后交汇在一起，使全书复杂的人物关系豁然明朗。

小说故事虽属虚构，但形象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的黑暗内幕，读来惊心动魄，不忍释手。

第 一 章

葛丽娅·科宁顿在出神地凝望着眼前的场景。

这是个闻所未闻的场面。美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场面。自从建国198年以来，头一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葛丽娅·科宁顿把肯特·赫伍德的手拉得更紧。他此时的表情严峻而紧张。

人群中一阵骚动。总统步下白宫的石阶，向停在草坪上的直升飞机走去。飞机的螺旋桨已经开始缓缓转动，跟在总统身后的，是他的妻子、女儿和女婿。

他昂着头，步子迈得很快。

葛丽娅听到有人在哭泣。

总统抬脚迈进舷门前，转过身来，他用两个手指做了个V字手势，这一手势是当年他竞选时以及后来得意的年头常做的。

走在他身后的亲属哭出声来。他们流着泪，一个接一个迈上飞机。玻璃门关上了。一个海军陆战队员发出信号，螺旋桨迅速转动起来。随着一阵轰鸣，飞机发出的气流逼得人群往后退。直升飞机飞离了草坪，升入空中，向安德鲁斯的空军基地飞去。

葛丽娅双手捂着被直升飞机螺旋桨吹乱的头发。她不

停地眨着眼，因为一粒尘埃钻进她的左眼，紧紧地粘在眼球上，死也不肯出来。肯特脸色苍白，朝她转过身来。她忍住眼睛的酸痛，冲他笑笑。

“现在轮到咱们干了，肯特。”她轻声说道。

他默默不语。

“把总统位置夺过来，没多大问题。”她像是为了求得他的首肯一样，又补充道。

“嗯。”肯特终于开口了，但只是漫不经心地回答。

“打起点精神来，真见鬼。”他的态度叫她发火了，“你看来是大受感动了。”

“这种场面毕竟是少见的呀！”他争辩道。

“可是你明天就会把它忘得一干二净。”

她拉住他的手臂说：“过来。咱们走吧。在这里发呆，还不如去干别的。从今天起，咱们得下点气力才行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”他表示赞同。

“我们只有两年时间了。从现在起，我们就得动手。”

他们把脸埋到大衣领里，以防被人认出。他俩一直走到停着葛丽娅汽车的地方。

训练有素的司机一见到他们，忙过去把车门打开。

两人在车子后排坐下。葛丽娅揉得发疼的眼睛流出泪水。肯特误会了，说道：“你也是不无感动啊！瞧，你还哭了！”

“笨蛋，我眼睛里掉进了灰尘！总之，如果我要哭了，也是因为高兴才哭。现在不是没有障碍了么？”

肯特努努嘴，不以为然。

“不错，现在是好机会。不过，你可能有点操之过

急。”

“你别管我，到时候你看着吧。总之，挂帅的是我。你可别忘了，你的角色不过是女王的丈夫。”

他听了不置可否，最后开口道：“过一会，宣誓就职仪式就要开始。我必须出席。因为我在参议院挂职。”

“那你就去吧。等我们一到家，你就坐你的车子去。”

她深深叹了口气：

“我要是大两岁该有多好！”说完后，好像突然间冒出一个念头。

“你记住可别显得热情，要冷淡些。给人一种蔑视他的感觉。就像他是个篡位者。”

“这不容易，人家会很注意我的。”

“不错。这对我们以后会有用的。要巧妙些，别叫人看出有明显的敌意。做出一种蔑视他的神气。如果你必须和他握手，你可要显得并不热情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“别忘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向白宫进军。”

“我忘不了，你放心吧。”

“但愿如此。”

那颗该死的尘粒还在一个劲地折磨她的眼睛。她掏出手帕，将它扭成一个尖角，尽管她费了劲，还是没有把尘粒弄出来。

她一个人是永远别想弄出来的。

汽车轻轻拐了弯，在一道精心制作的铁栅栏前停下。随着一声轻轻的喇叭声，看门人出现了。他急忙打开栅栏。

汽车开上一条碎石路。路的两旁耸列着一排开着金色花朵的洋槐，香气袭人。

路的尽头是个铺满草皮的宽阔平地。草地前面立着一幢豪华的华盛顿式的楼房，楼房的正面竖着一根根大理石柱子。

“回头见，肯特。”葛丽娅边开车门边说道。

“回头见。”他漫不经心地回答。

他们一起下了车。葛丽娅看见他大步走向他那停放在对面停车房的卡迪亚克牌座车。她耸了耸肩，果断地向两边立着希腊雕像的豪华石阶走去。

她走上意大利大理石做成的台阶，进到柱廊下。门，像变魔术似的，在她面前自动开了。她径直走向自己的办公室。

房间很宽敞，装饰极为考究，陈设豪华得令人难以置信。要是一位艺术家置身其间，也准会对她所收藏的画发出不绝的赞叹。

葛丽娅在路易十五时代的办公桌前坐下。按了一只对讲机按钮。

“西格利特吗？请带上药箱过来给我看看。”那该死的尘粒叫她一直难受得要命。

她咬咬嘴唇，现在就请他吗？为什么不呢？肯特就是这么向她建议的。必须立刻跟此人联系。何必浪费时间呢？

她本人不也跟肯特说过，两年时间不算多吗？

她按了另一只对讲机按钮，这按钮是接她的女秘书的。

“海伦吗？”

“是的，科宁顿小姐。”

“请设法查出查理·德瓦勒的电话号码，让我跟他通话。”

沉默片刻。

“查理·德瓦勒？就是那个……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好的，科宁顿小姐。”

西格利特轻轻地走进葛丽娅的办公室。葛丽娅指着那只受难的眼睛命令道：

“一粒该死的灰尘钻进去了。把它给弄出来，西格利特，动作要快，我在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。”

瑞典姑娘立刻忙起来了。

她尽了全力，可没等她把尘粒取出来，电话铃就响了起来。

葛丽娅做了个命令手势，把她打发走：

“等一会，等我叫你再来。”

等她把门关好后，葛丽娅才拿起话筒。

传来女秘书得意的声音：

“查理·德瓦勒先生接通了。”

葛丽娅按捺住内心的激动。

“查理·德瓦勒先生吗？”

“是的，科宁顿小姐，我能为你做点什么？跟美国第一号亿万巨富通话是我少有的乐事。我感到非常荣幸。”

他的语调很土，略带纽约口音，一种在布鲁克林一带出生的人常有的口音。她有点蔑视地判断着。

“我想同你见面，德瓦勒先生。”她有点傲慢地回话。

“同我见面？”对方惊诧了。“科宁顿小姐，我真是太荣幸了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可以过来？”

“你有那么多住宅，现在是在哪一处呢？”他略带一丝讥讽地问道。

她皱了皱眉头。这类讽刺落到她身上时，她就不喜欢了。

“在华盛顿。”她终于克制住自己，平心静气地回答。她需要利用这个查理·德瓦勒，不能在见他之前把他得罪了。

“我知道府上地址。你需要我什么时候来呢？”

她略一思索。

“明天。”

“明天，OK，几点？”

“3点行吗？”

“好的，科宁顿小姐，还有别的事吗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

她狠狠地把电话挂上，感到怒火中烧，可还是强忍住了。

她对这家伙一点也不熟悉。可肯特不是肯定过，最在行的人物，非查理·德瓦勒莫属吗？

没办法，她不得不靠他。但一想到自己的既定目标，她的不快就烟消云散了。

想到这些，她笑起来。战幕已拉开了。

第二章

葛丽娅一言不发，非常感兴趣地注视着来人。他坐在深色沙发里，敏捷地用打火机点燃一支粗大的哈瓦那雪茄。

他就是查理·德瓦勒。

这个人，约莫55岁，肥胖，秃顶，卑俗的脸上嵌着一双蓝眼睛，目光显得聪慧、犀利而又狡黠。

这个人，曾出面帮助过数届美国总统竞选，六名靠他出力相助的候选人都在选举和连任竞选中大获全胜。在他辅佐下参加竞选的人，是不会失败的。他们个个都当选或连任总统。

所以有查理·德瓦勒出面主持竞选，登上总统宝座就有了保障。

他是非常出色的组织者，办事缜密周全。当然，他的索费高得惊人。然而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为了美国总统的位置，经济上哪怕是再大的牺牲，葛丽娅也是在所不惜的。

再说，有功理当受禄，有杰出才能的人，自然应有特殊的报酬。

随着他成功次数的增多，这价钱当然也就变得越高。这是完全正常的。

查理·德瓦勒刚把烟点着，便从两片嘴唇间吐出一股浓

烟。然后他冷冷地打量着葛丽娅。

“我奉你之命赶来了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？科宁顿小姐？”

查理直截了当，从不说废话。

她向肯特投了一眼，他正随随便便地把翘着的腿放下，举着一杯白兰地往嘴里送。她拿定主意，直起身子，仿佛是要给她下面说的话多加一点威严，多加一点分量似的。

“我想当美国总统。”她挑战似地说。

查理连眉头也没皱，只说了句，“我早猜到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她诧异了。

“首先，凡是找我的，一般都是为这个目的。其次，当你竞选出任州长时，我就有所感觉了。”

“可现在离大选还有两年。”

“搞政治，必须未雨绸缪。你现在是有点马不停蹄呀。”

“正是这样，我想当机会出现时，就必须立刻抓住它。”

德瓦勒含糊地点了点头。

“你对自己的成功估计怎样？”

她起身到路易十五时代的办公桌旁坐下。

“形势再有利不过了。”她冷静地说道，“我们现在的总统和副总统是历史上第一次被指定的，而不是普选出来的。总统是在前总统辞职时定下的，副总统则是因为有了空缺才补上的。”

“那是国会通过的，国会来自人民。”

“是国会通过的，但不是人民。别忘了林肯的话：‘民

治、民享、民有……’”

“不错，科宁顿小姐。可是，现任的总统、副总统不为人民所选，并不违反宪法。在座的赫伍德先生，作为参议员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曾在国会中投了副总统的票，这一点，他可以给你证明。我们国家只有少数人指出这一点，你恐怕是其中一个。”

“我不是说这种做法违反宪法精神。”她争辩道，“我的意思是在这当中有某种反常因素，我想在竞选加以利用。”

查理耸起一边的眉毛。

“从哪个意义上说呢？科宁顿小姐。”

“通过强调这种反常因素，使公众渐渐相信他们的统治者纯粹是被人指定的，或许还是出于私利被指定的，而公众是没有发言权的。如果这些人在下次选举中仍会出现，我希望用这个间接的办法把他们挤掉。因为如果他们真的参加竞选，那可毕竟是可怕的竞争对手。我们大家都清楚，一个在任总统，如果宪法允许他出来竞选，极有可能再次连任。这样的话，我就要等到1980年，才有机会。到1980年，我就43岁了，德瓦勒先生。”

查理摆摆手，表示不同意。

“你那时当上总统也还是很年轻的。”

她抿紧嘴唇。

“我对此并不怀疑，德瓦勒先生，可到了那个年纪，我便失去了竞选的另一个理由。”

“哪个理由。”

“成为美国最年轻的总统。我要压倒肯尼迪。”

“肯尼迪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他在1960年当选时，他是第一个信天主教的美国总统。同时和T·罗斯福一样，是美国最年轻的总统之一。1960年时他43岁，在这一点上我要压倒他。再过两年，到下一次选举时我39岁……此外，如果说肯尼迪是第一个当上总统的天主教徒；那我要成为第一位女总统。”

“真是雄心勃勃的计划啊，科宁顿小姐，这不是亿万巨富的古怪念头吧？”

葛丽娅勃然大怒。她挥拳击桌吼道：

“德瓦勒先生，我从25岁起就下了决心，有朝一日要入主白宫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我什么都不在乎。再说，凭我这般家产，我还会去想别的吗？”

德瓦勒把雪茄烟灰弹到一只硕大的水晶烟灰缸里。那烟灰缸呈贝壳状，即使扔进百来支他抽的那种雪茄，也绰绰有余。

“冷静点，科宁顿小姐。”他毫不退让地说，“如果你想竞选总统，首先必须学会控制你自己的情绪。要学会在任何讽刺、辱骂或所有不愉快的场合都能忍耐，要喜怒不形于色。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，好吗？你是女人，现年37岁，是个州长、亿万富翁；你想当上美国总统；无任何政党支持；为大多数公众熟悉，是因为你的财富，而不是因为你是州长；在选民的头脑里，你并不是两年后的选举中的人选。”

“有两年的时间，我们可以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叫他们改变看法。”

“你说得不错，科宁顿小姐。不过，还是有一部分人反对的。首先因为你是个女人。”

“我也有女同胞支持，在这个国家，她们比男人还要多。”

“就算是这样。其次，你还是年轻了点，即使你想在这方面压倒肯尼迪。”

“正因为这点，年轻人会高兴的。”

“就算是这样吧。可是你有个很大的缺陷，你是独身的。人们不会给你起个‘拥有亿万财富的老处女’的绰号吗？《纽约时报》就写过从来没有人看见你和一个男人在一起。”

葛丽娅从办公桌后站起来，走到肯特坐的扶手椅边，双肘支在椅背上。然后她把手随便地搁在肯特肩上，用一种庄严的口吻宣布：“德瓦勒先生，你是第一个知道这个好消息的人，我和肯特要结婚了。”

德瓦勒还是无动于衷。

“好极了，科宁顿小姐，这个问题解决了。我们来看其他的。你还需要个副总统。可你不属于任何政党。两个无党无派的候选人同在一张选票上，太多了，这行不通。”

葛丽娅微微一笑。

“肯特·赫伍德先生将是我的副总统。”

“这可不行。”德瓦勒不赞同，“假如你当选了，你不得不和你丈夫一起出国，这就意味着总统和副总统同时离开美国。别忘了达拉斯^①。假如当时肯尼迪和林登·约翰逊同时遇刺，那会发生什么情况？”

① 美国德克萨斯州东北部一城市，肯尼迪总统遇刺地。

“宪法规定在类似情况下由参议院主席接任总统。还有，德瓦勒先生，我和肯特并非要同时出国。”

“这样，在外国元首面前不太好吧。”

“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，它可以忽略外国元首的看法。”

“这说明你对公共事务没有经验。特别是在对外政策方面。”

“德瓦勒先生，我丈夫不是出任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吗？他现在还是参议院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。在对外政策方面，他可以随时向我提出建议。这种合作是再理想不过了，你说对吗，德瓦勒先生？我可以凭我治州的经验，专管国内事物，并和我丈夫，这个国际事务专家，互为补充。你想，我和我丈夫的这种合作，对国家不是很有利吗？传统上总统与副总统之间的猜忌，一个受控于另一个的不快都将不复存在，只剩下丈夫和妻子之间的诚挚和信赖，而这，又全是为了国家利益。我坚信，这个理由将会引起全体选民的共鸣的。”

肯特·赫伍德第一次开了口：

“我也是这样认为，德瓦勒先生。你得承认，由于我在参议院供职的缘故，我对各类政治把戏了如指掌。如果我对我未来妻子的成功的分析与她有出入，那就不会答应与她一起露面参加竞选了。”

查理边用手抚摸着脸上松垂的肉，边往沙发上一仰。

他在沉思。他又从口袋里取出一支雪茄。原来那支被他揉碎在水晶烟灰缸里了。他还没点着，却又把它揉碎了。
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他终于开口了。

“什么事？”葛丽娅问道。

“钱。”

“钱？”她好像很惊讶。

“虽然你是亿万巨富，可我还得说明。你或许不知道，或是对此有不正确想法：你打算参加竞选所需的费用是非常可观的，这一点我必须跟你说清楚。”

葛丽娅露出一脸傲慢的神情。

“这完全是个次要问题，我拥有的资产足够我用的。”

“科宁顿小姐，”查理耐心说道，“专家们估计你的财产是一亿美元。这个数目跟竞选所需的差不多。可是你没有一个肯解囊相助的政党作为后盾，难道你准备把全部家产都押在这个计划上？”

葛丽娅的脸色由傲慢转为鄙夷：

“德瓦勒先生，除了我自己外，谁能准确地说出我财产的数目？我是我父亲唯一的继承人。感谢上帝，他在国外多方投资，富有成效，资产分布在欧洲、南美洲、亚洲各地。德瓦勒先生，你刚才的数字离真正数额还差得远呢。退一步说，即使这一亿美元白花了，我这辈子还能像往日一样享受荣华富贵。连我的儿女也不必担忧，如果我有的话。总之，钱的问题是我自己的事，请你不要提到它。现在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，你打算帮我竞选吗？”

查理盯着自己抽着的雪茄烟，仿佛是要冲着它回答似的。

最后他抬起头，对葛丽娅说：

“我必须好好考虑考虑，认真研究一下你成功的可能性。我帮人竞选，从未失败过。再下一次选举将在六年后举

行，也就是1980年。在那之前，我已经退休了。这一次我一定得成功。我不愿意以失败告退。”

“德瓦勒先生，钱的问题你尽管放心。这话我已经说过了，我再重复一遍。”

“知道了，科宁顿小姐。”

他费力地离开椅子，站起身来。

“过几天我给你答覆。”

金尼·真科看了看手表，觉得到打电话的时间了。他摘下听筒，拨了个号。

电话铃足足响了20次之后，才有人拿起听筒。

“谁呀？”

“查理吗？”金尼·真科问道。

“是我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非常顺利。”

“鱼儿上钩了？”

“就像我是世上最美的鱼饵似的。”

“按原计划进行，查理。”

“当然。”

金尼·真科放下听筒。

半个多月来，葛丽娅等得心急火燎。她的脾气坏透了，手下人都成了她的出气筒。

查理·德瓦勒自上次面谈后，一直没再露面。她叫秘书和他联系了好几回，可都没成功。